

老師的外號

前不久，湖南湘潭一小學教師楊某因打罵侮辱學生被停職。其語言之惡毒、動作之野蠻，讓人看到「氣得發抖」。網民奉送了楊某「滅絕師太」的外號。而有自稱當過楊某學生的網民爆料，現實中也確曾有同學叫楊某「滅絕師太」，並感慨痛苦往事不堪回首。

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電視劇《倚天屠龍記》播出時，筆者還讀初中。當時化學課的女老師，亦是動不動即爆粗口。班上一位同學家裏開小賣部，據說與化學老師的親戚是競爭對手，所以更吃盡苦頭。同學們敢怒不敢言，私下唾罵該老師是「滅絕師太」。

卡勒德·胡賽尼的小說《燦爛千陽》裏，有位老師被學生背後叫作「畫家阿姨」。因為她「打學生耳光的方式——先是手掌，接着是手背，來回地甩，就像畫家用筆一樣。」這個外號頗詼諧，是學生們苦中作樂。其實這種童年陰影和創傷記憶，對學生的成長影響之壞，毋庸贅言，不堪重壓而輕生的慘劇亦不鮮見。

中國以前好些「嚴師」可以說是「藤野先生」，當然並非在仙台教魯迅醫學的那位，而是因為這種人總喜歡用藤條來粗野地打學生手心。也有用竹板戒尺的，將小學童們的手打得通紅，謂之「笞燒肉」。鄭軫奮曾回憶讀書時受體罰：「右手掌被打得發腫，有半寸高，偷向燈光中一照，通亮，好像滿肚子裝着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。」

「嚴師出高徒。」這句話並沒錯。但不能忽視的前提是，這類嚴師，首先都是嚴於律己，自身的知識、能力、修養、德行都很過硬，有了令人信服的資本，才可以通過嚴格的教育來激勵學生成長。並且，「嚴格」可以是高標準、高強度的學習要求，而決不能與嚴苛嚴酷的懲罰畫等號。「畫家老師」和「滅絕師太」，只能是學生們的「魔師」，夢魘的魔。



瓜園蓬山
gardenmarvin@gmail.com

春日早餐

一直認為，能認真吃早飯的人，必然是對生活有熱忱、有期待的。春天的太陽從不偷懶，我們的胃也起得更早；睡一覺醒來，就像被雨刷器清理乾淨的車窗，之前的塵埃和困倦不見蹤影，睜開眼就是透亮風景，打開一個全新的世界，把肚子餓飽，就能滿心憧憬地踏出門去。

可在這之前，還年少輕狂的時候，總覺得早飯是最麻煩的事，永遠在匆匆趕路，永遠是手邊抓起什麼就塞到嘴裏。還在唸書的那幾年，在九龍塘來來往往走了千百回，沒有一次會減速，這樣的我，只有快餐店的三文治能配得上，一樣的簡單粗暴，擠出了歪歪扭扭的時間，卻還是不知道要分給誰。

之後上了班，雖然不再慌張青澀，卻是不改忙亂。為一些更具體的事發愁，為眼前的路兜兜售着毫無意義的擔憂，拚命把有限的時間奉獻給工作。慢慢發現，即使再充實、再飽和，時間和過程依舊是恆定的，凡想一口氣游到終點的，往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平復呼吸。於是開始把早餐當作一個儀式，跟陽光一起照進來的，要有熱乎乎的炒蛋和多士，嫩黃的光澤折射得人睜不開眼，奶茶在手邊輕輕呼吸，復烤過的多士又香又燙，咬下去發出清脆的咔嚓聲，整棟樓似乎都聽得到。原來無需用力過猛，一樣能帥氣耀眼，熱氣騰騰的生活跟早餐一起落到胃裏，整個人才算是充滿了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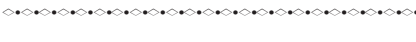
大概是曾經過猶不及，現在的我對早飯在乎得要命。隔幾天就要煮點冒着氣的粉麵，讓備好的高湯重新沸騰，爽滑的碳水在裏面高歌猛進。吸溜溜下肚，彷彿一把大手輕撫，胃口被打開了，快樂和滿足也被裝滿了，真是從裏到外的熨帖。趁着春分將至，趕緊跟自己說，每一年都要好好吃飯，每一份不被落下的幸福，都從早飯開始。



食色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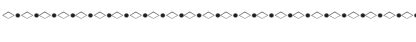
日前，河北燕郊發生爆燃事件。與那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起在輿論場引發軒然大波的，還有央視記者在現場採訪時被當地管理人員阻攔推搡的直播畫面。中國記協隨即發出「三連問」，力挺記者擁有正當採訪的權利，也在網上引發有關「危急關頭媒體該不該去添亂」的熱烈討論。

這個問題應該辯證來看。在天災人禍面前，一切為「救援」讓路，當然是各方都必須遵循的鐵律。但妥善做好應急處置、與保障公眾知情權，兩者應該是並行不悖的。在遵守新聞倫理規範、不影響救援行動的前提下，媒體及時準確報道現場情況，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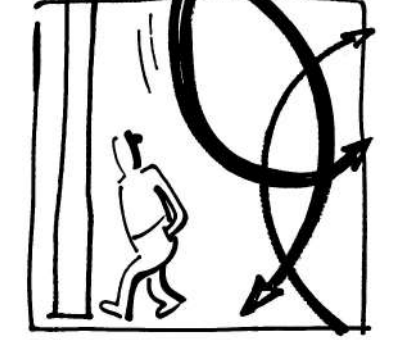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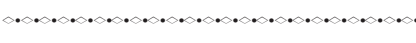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說，金庸武俠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，捧紅了半個「娛樂圈」。雖有些誇張，但也並非虛言。環顧香港和內地演藝圈，很多藝人都是從演金庸武俠影視劇成長和走紅，成為熠熠生輝的人氣明星，晉身頒獎禮捧盃而歸的實力演員。

一九七六年佳視《射鵰英雄傳》，是香港電視史上首部改編金庸小說的電視劇，據當時出演郭靖的白彪憶述，「金庸先生當年有來探班，跟我說選角方面，覺得我跟米雪都非常適合。」同年，TVB版《書劍恩仇



本年香港藝術節的粵語音樂劇《雄獅少年》可說陣容鼎盛，參與者除了香港眾多藝術家及演員，製作單位還包括廣州大劇院、廣東歌舞劇院和廣州歌舞劇院。如何將不同單位整合融和，向着目標共同邁進，不單是藝術創作之事，更是現代劇場營運的高度要求。作為資深觀眾，我仍然從藝術說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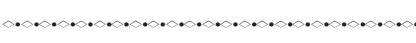
我沒有看過《雄》的原型動畫電影，只能將音樂劇作為全新創作看待。留守少年阿娟就如一些現代青年一樣，其父母外出到城市打工，阿娟



民諺：在家靠娘，出門靠牆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上周末，我搭乘了一趟廣州地鐵六號線，雖然搭乘的距離短，卻遇到一件讓我頗「難忘」的小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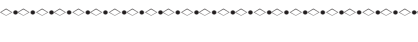
六號線從郊區到城區，再穿越回郊區，乘客的類型也是五花八門。有滿身紋身的「都市異類」，也有平凡如我的城市平民，還有一些拖家帶口的體力勞動者。作為見證城市發展的一代人，我一直對這些勞動者充滿敬意，是他們的汗水澆灌出城市的璀璨。

剛一上地鐵六號線，就聽到一陣極刺耳的喧鬧聲，原來是一位穿着樸素的中年男子帶着孩子，正在車廂的盡頭玩耍，看起來是一家打工者，從郊區搭乘地鐵進入城區。男子一邊指着扶手，任由孩子掛在扶手上，晃來晃去，一邊與旁邊的女人大聲說笑，聲音響徹整個車廂。一旁同樣穿着樸實的女人，顯然是孩子母親，在一旁沉默地聽着，身旁是巨大的行李箱以及隨身的鍋碗瓢盆，臉上帶着笑意。孩子在扶手上掛累了，又狂奔在車廂

能更好回應民眾關切，還原事實真相，防止謠言傳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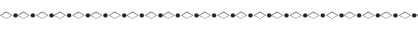
這不禁讓筆者想起當年在汶川災區採訪報道的體驗。面對源源不絕湧往災區的媒體大軍，當地政府公開、透明、有序的接洽服務安排，讓人印象深刻。筆者每到一地，只需花個幾分鐘，便可在當地專設的新聞中心辦妥地震災區採訪證。證件背面附有相關聯繫方式，方便諮詢獲取最新信息。報道提示除了提醒「注意自身安全、尊重當地民風民俗」外，沒有過多限制，盡顯溫情人性。

筆者在災區採訪十餘天，接觸各階層人員近百人，「謝絕採訪、無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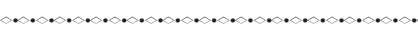
錄》由鄭少秋與汪明荃主演，金庸不僅親到現場看演員造型，劇播之後還為二位主角題字。金庸稱讚二人的演繹忠於原著，「觀眾很滿意，我自己也很滿意，感謝你們把我的作品演繹得這樣好」。

一九八三年版《神鵰俠侶》，由劉德華與陳玉蓮主演。在拍攝過程中，新人華仔擔心難以演繹楊過的神髓，幸得到金庸的鼓勵。華仔表示：「他（金庸）畀咗好多意見我去演繹楊過的反叛及用情專一的一面。」由於角色出彩，令劉德華贏得TVB千禧



與好友阿貓和阿狗在家鄉生活。自小身體孱弱的阿娟熱愛傳統舞獅活動，另阿娟巧遇一位重名的女生阿娟，對方乃醒獅舞者的後人。雙重理由推動之下，少年阿娟決意學習舞獅，並拜隱匿多年、原是舞獅冠軍、現在委身售賣鹹魚的謝國強為師傅，希望成為新一代雄獅少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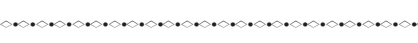
《雄》由香港多位資深創作人打造成現代化音樂劇，無論音樂旋律、歌詞內容和舞蹈編排，都能達到國際水準。香港演出粵語版本的導演，需要整合不同部門的藝術家一起創作，



韓國生醃

潮汕的生醃海鮮名氣頗響，遊客口中的「生醃毒藥」，可以理解為品嘗之後驚為仙食，從此愛上了生醃，但也有另一種理解，吃過之後不適應，腸胃出現問題。我對生醃海鮮往往是「逢場作戲」，為免掃了他人興致盡快吞下而不深品。

兒子節後離港的前一天，網購了一大包韓國直送的生醃海鮮，他匆忙間打開一瓶花蟹，嘗了一隻，說味道不錯。兒子原意是要孝敬其父的，但不知其父早前已戒口生



裏，不斷發出笑鬧聲。車廂中的乘客並不多，仍有空座，大家雖然覺得吵鬧，可孩子的天性愛玩無可厚非，無非是略微惱怒於孩子父母的縱容。

可第二個車站一到，或許是換乘站上來了不少乘客，孩子與男人依舊吵鬧，一些乘客終於忍不住，向他們投去不滿的目光。只見男人兇狠地將孩子一把拽到身前，一句話沒說，「啪」的一聲，一個耳光打在了孩子臉上。孩子顯然懵了，愣了一下之後開始嚎啕大哭，男人並沒有理會，仍然一個耳光接着一個耳光，口中用方言說着一些話語，大致意思是「讓你不得我面子」，旁邊的女人，依然沉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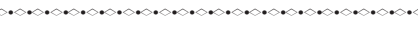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的車廂，乘客們也依舊沉默。



漂遊記 杜若
逢周二見報

奉告」之類的話語幾近絕跡。無論是窮鄉僻壤的小學老師，抑或參與援建的工作人員，面對記者突如其來的登門造訪，均能坦誠應對、知無不言，其開放文明之姿態，讓人耳目一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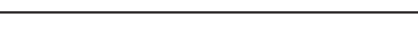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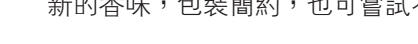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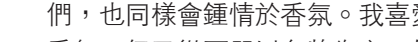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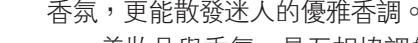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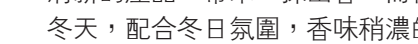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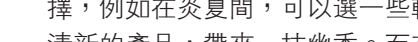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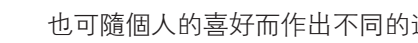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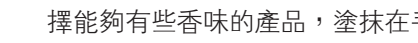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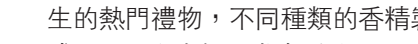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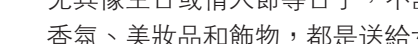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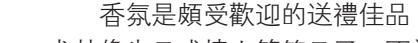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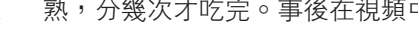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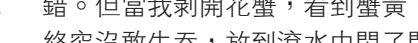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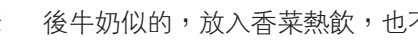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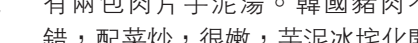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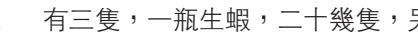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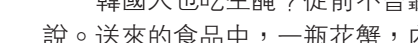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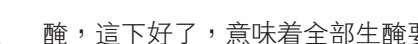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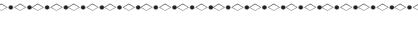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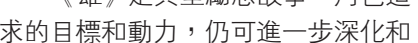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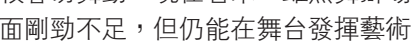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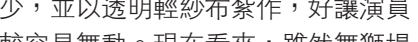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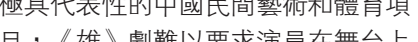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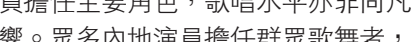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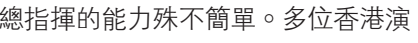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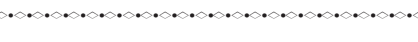
在如此近距離、全方位的記錄下，地震災難造成的殘垣斷壁、生死別離，以近乎「原生態」的方式袒露在公眾面前。但它並未引起恐慌和躁動，相反，民眾的知情權得到尊重與保護，看到了高層決策的果斷有力、各方救災的高效得力，進而形成了空前的團結和強大的合力。也因此，有外媒將此次「中國式救災」概括為「偉大的透明」。



「我最難忘的男主角」。

到了二〇〇三年，談及自己的武俠小說被多次翻拍，金庸直言：「大多數演員我都不滿意。到現在為止，我喜歡劉德華和陳玉蓮演的《神鵰俠侶》，這一版的楊過和小龍女，非常符合我小說的味道。」

一九八四年版《鹿鼎記》，由梁朝偉與劉德華，分飾韋小寶和康熙，當時二人稚氣未脫又要裝成熟的模樣，與書中角色相符。金庸曾說：「在所有由我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中，劉德華和梁朝偉演的《鹿鼎



十幾年前的汶川尚且能夠做到，今天在某些地方卻依然存在「公開恐懼症」。面對突發輿情事件，總以為「解決」了關注問題的人，就能平復輿論。其實，尊重民意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。主動發聲，還是「捂住蓋子」，這並不是一道選擇題，而是一道必答題。



十八彎 關爾
逢周二見報

